

東  
林  
列  
傳  
二





東林列傳卷五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霽載陽

全校

蔡世英偉人

明



石有恒傳

石有恒字伯常湖廣黃梅人性高潔以文章名萬曆三十四年舉於鄉四十七年始成進士與鄒元標最



善嘗持其書來東林納交於諸君子初授浙江遂安知縣下車以避勞邀利畏禍三事自誓以程朱正學課士訓民輸運不任里甲羨緡公貯之充運費督僮僕種園蔬躬自灌溉不用民一物士紳餽遺悉辭不受歲災親履荒瘠地問民疾苦監司檄郡縣遏糴抗議力爭出帑金市粟民賴以濟調繁長興縣再調常熟長興民籲請得留時巨豪葉朗山吳野樵等結島寇爲亂剽掠無虛日撫按檄有恒討之有恒以隔屬辭不允乃談方略擒其魁賊稍稍戢而餘衆散處湖

蕩伺間爲出入有恒請馳檄各屬分兵搜捕當事躑之未果行天啟三年正月朔城門夜啟賊突入有恒方正衣冠待漏聞變出立廳事賊露刃脇之不爲動且叱曰草賊敢叛天子殺王臣耶索印不可強之行不可以刀傷其長子確亦不顧賊擁之出儀門有恒曰頭可斷此限不可踰也遂被害血上噴移時不仆主簿徐可行奔赴亦死之賊入署搜其篋粗葛二端俸金二兩而已賊亦相顧驚歎事聞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烈



東林列傳 卷五  
外史氏曰先生爲東林樹赤幟以先聲者乎如不死於賊入則必與楊左諸君子先後同聲相應者也余嘗讀南臯先生與先生書曰余少以王陸之學卽爲正道及晚與東林顧涇陽交得程朱誠敬之理乃悟前學之稍偏也足下窮理盡性一本程朱其得道之正乎則先生之所以課士訓民者皆得聖賢之正者矣故臨難不少挫有以也夫

張振德王燾列傳

張振德字季修崑山人幼性孝善事父母弱冠卽從東林顧憲成高攀龍遊以萬曆丙辰選貢授四川興文知縣縣故九溪蠻地土墉三尺戶不滿千振德日與士民講學明忠孝大節人皆化之時永寧酋奢崇明有異志潛結奸人掠賣漢丁振德至請於兩臺復弓手舊額免抽協防堡兵嚴酋人出入之禁又捕得興文人爲掠賣主者論配之招還被掠者三百餘人崇明遺之書不報繼以二千金爲燾複製其書却之



天啟元年振德被檄入闈而崇明所遣援遼將樊龍等殺巡撫藩臬據重慶叛時振德署長寧縣去賊稍遠從者欲走長寧振德以守興文爲正遂疾趨入縣賊猝至振德督鄉兵與戰力盡援絕退集居民城守會大風雨賊毀土城入振德度不支入署命妻錢氏二女淑昭淑慶等人持一刀坐後堂曰若輩死此吾死前堂乃取二印繫肘後持匕首危坐賊至慰曰無恐振德叱曰大丈夫從容就義何恐之有俄而賊焚民舍振德曰此吾授命時矣遂率家人北向拜曰臣

奉職無狀不能殺賊惟以一死明志妻女先伏劍死薪上僕婦皆從乃命家人舉火火熾自刎一門死者九人賊目胡宗祿至火所見振德尸面色如生左手繫印右手握刃忿如赴敵狀皆驚愕口稱忠臣羅拜而去事聞贈光祿卿諡烈愍勅建專祠而長寧簿徐大禮者聞振德死嘆曰張君教我矣城破之日亦飲藥而絕

王燾字濬仲崑山人少孤貧賦至性九歲出嗣有從叔圖嗣產謀擠之河燾忽心動奔歸後嗣祖析產且



鉅萬燾悉以讓叔獨迎養嗣祖母及母惟謹萬曆戊午舉於鄉授海門教諭丁母艱補儀真却諸生贅邑令墨絕弗與通陞解州知州未任丁祖母艱在東林講學者三載崇禎九年補隨州故流寇出沒地或憂之燾曰臣子敢擇地而蹈乎星馳赴任練鄉勇審偵探釐馬政設撫木有土寇李良喬等潛伺爲亂先計殲之不數月獻賊猝至攻圍甚急燾身冒矢石且戰且守殺賊三百餘人賊有隨州紙城之號相持二十餘日力援俱盡會日暮大風雪西城火裂燾知事敗馳入署冠帶北面自經死時州治焚所縊室獨存燾屍危立賊望見駭去所司察狀尋州印印出燾足尺土下事聞贈太常卿諡烈愍

外史氏曰兩先生雖死有先後然皆出於忠也忠者孝之表也兩君惟有真孝之德故不畏強禦不怯寇盜而報國以忠耳然當倉卒之時而從容就義非養之有素烏能至此哉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先世自小興州徙定興之江  
村世有名於畿輔祖久徵萬曆八年進士知河南息  
縣有聲擢陝西道御史以敢言稱巡按蘓松諸郡皆  
以直聲著父正字成字久徵長子也少爲諸生以孝  
聞性不解飲顧好客客常滿座爲人倜儻好奇能急  
人難至激於大義力爲排解雖自棄其身家不恤年  
八十餘卒人至今稱鹿太公云善繼端方謹愨少以  
祖父爲師萬曆三十四年舉於鄉四十一年成進士

鹿善繼傳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先世自小興州徙定興之江  
村世有名於畿輔祖久徵萬曆八年進士知河南息  
縣有聲擢陝西道御史以敢言稱巡按蘓松諸郡皆  
以直聲著父正字成字久徵長子也少爲諸生以孝  
聞性不解飲顧好客客常滿座爲人倜儻好奇能急  
人難至激於大義力爲排解雖自棄其身家不恤年  
八十餘卒人至今稱鹿太公云善繼端方謹愨少以  
祖父爲師萬曆三十四年舉於鄉四十一年成進士



投牒歸里桐城左光斗嘉善魏大中長洲周順昌聞而訪之定交蕭寺中數歲始授戶部山東司主事精心鹽筴爲閩粵鹽法議內艱歸服除補河南司署廣東司事會廣東解金花銀至銀故隸司農供文武吏俸萬曆後始入內庫遼左方用兵餉中絕大臣請出之不允請帑又不允善繼言於戶部尚書李汝華曰與其請不出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如干上怒願以身任汝華如其言疏請帝怒奪善繼俸一年汝華欲補進善繼奮曰司官以死生爭公以去就爭上意卽

堅未必不可回也廷謝曰閣人閤扉勒索太倉銀善繼飛書主太倉者劉榮嗣劉報曰發三日矣實未發也詔責補還善繼復持不可曰有可還安用借請以善繼言回奏死生惟命閣愕胎而去當是時上怒不測人皆爲善繼危太公聞之掀髯曰臣子不當如是耶緘口保身非吾兒也尋奉旨奪汝華俸一月善繼降一級調外得山東鹽運司判官而金花銀竟補還矣泰昌改元復元官典新餉盡斥諸耗羨陋規外解久不至善繼歎曰芻糗不前安得成功然餉加於民



民窮又安得應。抗疏請發帑百萬不報。亡何遼陽陷。以才望改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舍郎葉震生耿如杞爲尚書。崔景榮草疏請罪行間將吏。以伸國法。廷議多不便。善繼上疏力爭。復請錄故將戚繼光。後卹死事高邦佐等。是時王象乾以大司馬行邊。起用廢弁張思忠等與職方耿如杞議不合。如杞持之力。有旨責其違阻。善繼上書首輔葉向高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請托。今如杞不徇情。乃以違阻罪之於國事。何勿謂能違阻之司官。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

爲小失也。向高是之。議得寢。高攀龍爲都御史薦善繼。剛毅清約。實心任事。請以職方兼御史。督輦下保甲教民忠義。有旨允行。竟不果。天啟二年大學士孫承宗以閣臣理兵部事。素重善繼。善繼曰。今日之事。惟更易逃官逃將。使畏法不畏敵。事乃有濟。承宗然其言。請置熊廷弼王化貞於法。并劾治逃臣高出等。承宗閱視關門。善繼從。及出督師。復表爲贊畫。勾稽將卒。審察營壘。識馬世龍偏裨。中薦之爲大將。承宗在關拓地四百里。善繼籌畫居多。承宗嘗曰。伯順在



坐儼若嚴師。助我不止謀議也。其相引重如此。十二車營成。承宗巡昌薊。將入賀聖壽。因面奏機宜。魏忠賢方用事。有言樞輔將清君側者。魏廣微以告忠賢。矯旨促返鎮。其黨李蕃等復議減兵省餉。以掣之。善繼移書極論。皆不省。時銓司缺。廷議屬善繼。善繼辭曰。樞相一日在師中。善繼卽一日在幕中。主憂臣辱。願同生死。且已出門告天。復回頭戀吏部。諸君亦安所用之。承宗語善繼曰。太宰以銓郎待君子。雖不奪賢。獨不憂太公七箸乎。善繼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

人所不爲。家君范陽男子。書來囑善繼從公於邊。老人爲汝加一飯。公以常人畜善繼。顧忍以常人畜家君乎。承宗改容謝之。方是時。忠賢大興黨禍。光斗大中順昌先後逮。詔獄拷死。皆坐贓。追比三氏子弟。踰險至。無敢留者。卒主善繼家。太公爲之周旋。橐餽。醵金應比。善繼聞。又力助之。人皆咋舌。而鹿氏父子不顧。一時義聲動天下。以久次轉員外郎。遷武選司郎中。承宗爲璫黨。楊維垣等論劾。屢疏請告。善繼亦引疾歸。崇禎元年起。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



寺丞事未三載復請告歸里九年七月我兵攻定興善繼時居江村邑令請入城守親族勸勿行善繼曰吾雖無城守責每見士大夫非降卽遜吾所深恥遣子化麟奉太公避亂亟入城爲令部署守禦凡六日城陷大罵不屈死之家人奔告太公太公慨然曰吾見誓以身殉城今果然矣事聞贈大理寺卿諡忠節承宗爲詩六十四章哭之已而高陽破承宗亦死善繼少嗜學得王守仁傳習錄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旣而與攀龍光斗等交遂得程朱之傳嘗與諸生論

經義人服其正又與容城孫奇逢以學行相砥礪從遊者日益衆至不能容僦隣比僧舍居之每拈程朱大旨教諸生大要以認理爲根主敬爲本故節義經濟皆卓然有以自見子化麟有文行舉天啟元年順天鄉試第一人孫盡心亦舉崇禎中鄉試有名於時外史氏曰先生父子周旋東林被難諸賢可謂竭盡其心中流砥柱矣况乎節義經綸見之實事迥然不同於敗腐書生也乃天不厭亂遂使櫻城而死不能大其功業悲夫



盧象昇傳

盧象昇字建斗直隸宜興人漢尚書植之後也先世自涿郡徙義興桃溪祖立志知儀封縣事去桃溪遷居宜邑象昇生而白皙耀似不勝衣而膊獨骨負殊力少讀史至睢陽武穆輒起舞太息曰吾生得爲斯人是矣喜立名節弱冠卽與東林諸君子往來舉天啟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督餉清源倉甫下車見倉米盈鉅萬計歲耗亦縻萬石而河南大旱無現糧積逋五載民間至揭瓦負楹棄兒鬻婦猶不得飽正供



未遑計也象昇拜疏請折一時赴折者恐後而逋糧  
悉清時三藩就國藩艘噪呼等於盜賊象昇豫置布  
囊運米峙涯舟及水次卽令滿載藩艘亦服其能戒  
勿停擾而猾吏不得爲奸以卓異陞大名知府時巨  
盜馬翩翩以大家子爲羣盜淵藪稱九省通家部衆  
攫人道上人莫敢仰視象昇往擒之巾服坐馬上獨  
行無從有少年露刃衝騎而前問翩翩作何狀象昇  
應之曰已擒就戮矣少年卽跋馬去俄頃復還而象  
昇彈指取之立棄市崇禎二年京師戒嚴募鄉勇勤

王以知兵擢大名兵備副使六年正月流賊寇邢臺  
象昇登摩天嶺覘賊賊蝎子塊者善射發三矢一矢  
落象昇貂領一矢殪中軍一矢從象昇脅間過簇脅  
有血痕賊駭曰盧公似有三眼真神人也不敢逼象  
昇射殺二人而還四月追賊於小西天山中五月再  
破賊於青龍崗八月復禦賊於沙河縣之丹井前後  
斬首數千級象昇臨陣以身爲先親與賊格鬪刃及  
於鞍弗顧失馬卽以步戰以是爲賊所畏不敢窺大  
名而七年報功之疏不及人皆憤之初象昇追賊至



廣平廣民間賊來奔趨郡城廣守懼賊與民混閉關不納民數萬悲號動野象昇急呼啟鑰盡縱之入與守語曰民爲國本何得閉戶棄之寇來我爲爾扞徹夜巡行城外不下馬解帶明晨賊遁廣民以安已而賊潰渡河殘燬河南明年破鄖六縣蔣允儀罷上遂命象昇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鄖陽時蜀寇返楚者駐鄖之黃龍灘象昇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自烏林關七家溝石泉壩康家坪獅子山及太平河納溪諸捷前後斬首五千六百有奇請益鄖陽主兵

并減稅賦繕城郭及貸鄰郡倉穀三事上皆允行又於其間募商採銅鼓鑄稅羨餘以積糧又零賊之蜂屯山谷者望烟追捕賊隄谿填塹積骸如山鄖以是復成巨鎮初象昇至鄖殘兵缺餉勢岌岌且從賊象昇草奏請發先解銀盃鞋帶銷金百兩椎牛作餅爲衆飽飧因諭之曰朝廷餉且暫缺特後至耳爾敢背義作賊耶與爾衆約有懷二心者殺無赦衆屏息俛首誓死不二後川師鄧垹尅餉軍譁從關門鼓噪而下象昇單騎赴之衆相率蒲伏泣訴象昇隱其情呼



玘赴漢壽亭侯祠宰牲賽祀隨草祝版云有營私剝軍者神殛之玘面如土色卒爲其下所殺他帥至皆神明事象昇而鄖治已而奇瑜所受降秦寇復叛象昇遣將李玉華解商州之圍追擊於胡梯岔不利副將楊正芳等戰賊雒南斬五百餘級殺賊首飛天虎卒以力竭敗沒象昇乃上疏曰今日事勢未易使賊化爲民先使民不爲賊未易使賊盡殲於兵先使兵不走爲賊若果兵自兵民自民賊自賊則賊可盡矣如今秦中之寇大率逃卒饑民歷來斬馘累萬盈千

究之所殺者皆百姓賊固在也臣請設爲立寨之法因高設險丁壯聚居統以團保練長可使民得爲民復設爲併村之法小村之不克寨者附於大寨可使無一民棄爲賊乃又設爲清野之法民資勿散貯以資賊復不併貯以艷賊彼旣無所掠勢不久留可使賊不見民而自去爲賊又設爲潛伏火器之法以竹木代銃竅地伺隘可使賊衆中疑不敢輕蹈害民未幾改湖廣巡撫明年加右副都御史總理南直河南山東四川湖廣五省軍務仍管湖廣巡撫事與總督



洪承疇南北合勦未幾上命釋巡撫加兵部右侍郎總理七省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象昇既受命是時豫賊自麻城趨羅田犯蘄水象昇乃以全楚主客兵一萬八千人分之以三千護陵寢一千六百人守郟四千四百人備襄陽命馮時早援隨應孝感周元儒援麻黃蘄州秦翼明駐隨棗而身率楊世恩等迎戰於羅山既至而賊帥整齊王從信陽走應山象昇復率李重鎮陳永福等夾攻之賊遁去已而聞汝雒急復倍道而前歷鄖襄宛葉馳千四百里入汝督李

重鎮雷時聲連戰二日飛矢殪賊千人斬首一百七十餘級當是時諸將偃蹇不奉命尾賊而病民殺良爲功自曹文詔艾萬年陣亡尤世威敗衄言戰者聞虎色變事事觀望不前象昇慷慨洒泣勉以大義故祖寬左良玉楊世恩等所至有功九年正月先是上以流寇未平齋居武英殿素服減膳撤樂象昇率諸臣於元旦表稱臣等暴師經年不能摧殄克醜貽君父宵旰憂罪萬死請大駕還宮御常服嘗法膳上優詔答焉已又自爲奏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



兵無人不落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時  
時寓有危形况請未必敷致兵從賊而將爲寇是八  
年來絡繹而請之兵反樹賊黨積累而用之餉適資  
盜糧也又言督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  
兵屬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理每月需餉銀各一十三  
萬而聽承疇辭三邊臣辭全楚又言各直省撫臣俱  
有封疆重任一處有賊一處求援一處需兵一處求  
調不應便成吳越分應何以支持夫粉飾太平尚可  
調停遷就用兵勦賊豈容委曲那移又言臺諫諸臣

不問事之難易不顧人之生死一味求全責備在識  
加不堅者必致因人以自餒不肯向前卽清自自矢  
者亦且避忌而灰心從何展布又云中外勿惜浩費  
有司勿憚苦難各省直無吝餉金諸紳士勿事橫議  
大家齊心合力效順除克待賊悔禍乞降再議散遣  
安插然後輕徭薄賦卹死弔生保固元氣此則勦蕩  
之大局也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  
其言切中事宜上嘉納之是月李自成圍廬州破和  
州含山進圍滁州連營百餘里城旦夕下象昇在西



沙河聞變乘夜疾馳平明抵滁命祖寬羅岱等分兩翼殺賊追敗之於朱龍橋橫尸枕籍水爲填咽不流象昇復躬援枹鼓大呼直前搏賊賊披靡再斬首六百七十餘級奪獲騾馬無算時城中猶未知賊敗象昇遣一裨將請糧卽竿其頭繼遣又欲殺之象昇自臨城又以砲矢相向行太僕李覺斯識象昇急令開城犒軍知州劉大鞏腹戰股栗無有人色象昇笑曰監儒姑慰遣之明日築壇祭陣亡將士親爲隋淚屬州人殞殮軍士皆感恩而泣當是時自成精銳大半

盡於滁陽使乘勝驅勦可收全局而淮撫朱大典不爲堵截復逸去招集散亡連營還句楚豫象昇又追敗之於七頂山又命祖大樂趨唐縣備汝寧祖寬趨光化備鄧而親建大將旗鼓追賊於鄧州使人告襄陽曰賊疲矣東西攔截前阻漢江可一戰擒也楚撫王夢尹郢撫宋祖舜慢弗應三月賊從光化之羊皮灘復走襄郢自象昇受命討賊閱三載未嘗寧居嘗夜逐賊偶露地倦臥曲左肱作枕右臂牽挽馬勒夢中聽馬蹄蹴踏聲遂大呼躍馳軍中並吶聲上馬始



皆弗喻其故已而知賊大隊夜行聞軍中呼躍反疑中伏死奔達曙已行百里連晝夜追三百里斬獲無算設露臥酣寢一軍盡醢矣又賊遁承襄象昇獨以數百騎入其陣中爲賊所圍困二日與諸將約日食盡道窮留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乃率騎往擊賊衆披靡因斷其糧道越三日賊降九年夏溽暑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凡臨潼邠州渭南韓城華州諸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獲奇勝期旦暮可平值京師戒嚴上命總督各鎮

援兵并京營出征再賜尚方劍加兵部左侍郎右僉都御史星馳入衛自象昇歸朝關兵回鎮賊亦大舉入秦中原不以殄賊爲事矣已而京師解嚴廷議簡象昇任中樞當事者忌之改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請陞見不許象昇知宣雲餉缺斗米千錢且內外解多逋額難以軍法行力請屯牧占晴課雨問土宜卜美種如老農之治稼行之二年積穀二十萬石上賞賚有差傳諭九邊以宣大爲式象昇復具疏曰屯存十利有十梗有五易有五難何謂十利廣種薄收愈於



不種利一。邊無棄土。卽非窮邊。利二。伍鮮游軍。漸免逃伍。利三。粟日以增。則價日以減。利四。屯中草束。可資戰馬耕牛。利五。官民各有所入。可佐名買之所。不備。利六。邊吏時行阡陌。習知農疇。智慧日生。筋骸日壯。利七。軍與民相習。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衆志可以成城。利八。因屯而牧。廣事栽植。多畜牛羊。犬彘雞鳴。狗吠之聲。達於四境。使士忘塞上之苦。利九。路堡窮軍。經年缺餉。非逃卽斃。無計生全。若屯務興舉。與之行糧。以活其命。教之力作。以堅其心。利十也。何謂十

梗。人情畏難。有得不償失之說。一梗也。庸吏自便。未肯以乘軒策肥。親田畷之業。二梗也。貪弁役軍。彼方有事。科派安有餘力。助耕公田。三梗也。猾軍胥胥。非其所習。必出怨言。四梗也。豪右侵種。納糧。則指爲拋荒。官墾。又認爲已業。五梗也。劣生把持。將備等官。多不能與之爲難。六梗也。衛所工於影射。指東認西。四至難明。未免匿肥而報瘠。七梗也。各路各堡。文武多官。有一人不願做一處。不能行者。未免生出浮言。轉滋築舍。八梗也。塞土砂磧。百里之內。難得一線河流。



惟水地三倍於旱田卽不與民爭田勢必至與民爭水九梗也屯軍專事耕鋤難以分身他顧而功令所在差操聽點之際宜加體恤未必人有同心十梗也臣更言其易軍有戰守操練之責成而十抽其二則易於使屯有牛驢種具之多費而官爲措辦則易於行地有遠近高下之不同而酌以時宜則易於力將吏有明昧貪廉之別久暫勞逸之殊而嚴董率勤課成則易於集事人情有淳頑勤惰之分虛實誠僞之異而慎稽查明賞罰則易於勸懲乃若所難亦有之

邊方十年九旱一經災禱籽種全拋此天時之難塞上五穀非宜多係雜糧佈種苟違其性終鮮刈穫此地利之難農歷三時總以收成爲主秋高風勁若邊事有警宜防收保不及此人事之難大凡任事者必有利害是非得失毀譽隱伏於其內交伺於其旁此任勞任怨之難任事而期於有成當局猶堪展布乃從前疑畏易起日後風波易生此事前事後之難惟力破其難且梗者而身任其易且利者天下事不止屯務宜爾也奏上上命確議行焉屯政旣修遂弛出



塞樵牧之禁又時出不意躬閱諸堡斬離伍把總費  
自強以肅軍政十一年三月象昇以誕日方舉觴侑  
客忽啟鑰云西邊乞炭台吉以數百騎壓張家口求  
市象昇聞警卽夜馳六十里至天城令箭羽翎交道  
上狎至夜分發符傳諭雲晉軍無動次左衛遣謀探  
知三十六營離邊牆八十里密檄雲帥從西至宣帥  
從東至而自督標兵出羊房口搏戰先二日出榜示  
之衆竟解去當是時敵十萬臨邊象昇以正言相折  
一矢不加而去乃當事者謂無血戰功竟不敘未幾

丁父憂七疏乞奔喪許之候代而新督陳新甲以遠  
未至會我兵分四道薄京師詔奪情以兵部尚書三  
賜尚方劍督諸路軍入援上召見平臺力言當戰上  
壯之與樞臣楊嗣昌議不合時嗣昌方以墨纒視事  
爲諸正人所攻益與象昇郟事無不中制象昇出都  
號呼嗣昌曰文弱吾與爾皆以奪情身不孝莫解只  
辦忠耳嗣昌恚行至昌平請兵僅撥宣雲三鎮二萬  
人與之又令就總監高起潛兵於通州象昇歎曰彼  
不過欲總監撓我師期耳恚不赴適嗣昌至軍象昇



厲聲詰問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頸耶象昇曰尚方劍須從自頸下過如不殲敵未易加人也嗣昌益恨之已而真定河間皆失守遂落象昇尚書銜以侍郎督師翰林院編修楊廷麟抗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恨請以軍事專委象昇毋中制嗣昌奏改廷麟兵部主事象昇軍前贊畫既至委督糧真定象昇自誓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視十二月十二日進至鉅鹿南十里賈

庄奮擊頗有斬獲明日我軍大至總兵虎大威戰不利象昇大呼率後騎繼之手擊殺十餘人身中四矢二刃馬蹶死從死者僕顧顯掌牧人楊陸凱嗣昌疑象昇不死有詔視驗廷麟遣將得其屍於戰場麻衣猶被體撫按佯若不識一卒遙見卽號泣曰此我盧公也遂肅拜衆皆悲畿南百姓聞之皆奔走雨泣曰盧公死誰卹我者競除地立祠每有疾病輒此禱祀求福甚有痛其亡發狂疾死者而嗣昌故斬之使踰兩月方得就殮象昇三賜尚方劍未曾戮一裨將前



高平知縣侯弘文者奇士也僑寓襄陽見象昇勞苦  
鄖疆願散家財募滇軍隨象昇討賊題授監紀已而  
象昇移任宣雲弘文率所募兵重繭至楚爲後事者  
所陷以擾驛上聞有旨卽訊象昇不勝憤懣上疏曰  
弘文破家爲主捐軀殺賊身罹法網臣甚痛焉臣初  
聞弘文譴問卽遺書責之其報臣書初不及已事惟  
以滇兵莫爲綏輯兼乏餉爲虞身雖對簿義切封疆  
懷忠報國之氣可概從而抑沒之乎今羣臣欲以誤  
用弘文罪臣推其意且有故激滇兵之變以甚弘文

罪者總之臣不請弘文爲監紀必不至此臣誤弘文  
弘文不誤臣也未幾弘文於十四年譴戍天下咸痛  
讒夫高張異才不用而又嘆象昇之能得士於閩外  
也象昇多力善射喜畜駿馬皆有名字曾逐賊入南  
漳猝遇大賊戰敗追至沙河水濶數丈奮稍一躍而  
過卽所畜五明驥也嘗言功成築潛隱園於桃溪以  
老竟不遂其志死時年三十九弟象觀字幼哲崇禎  
十五年鄉試第一人明年成進士象昇死四年上書  
頌兄寃得贈戶部尚書太子少師予祭葬又三年改



贈兵部尚書諡忠烈特祠蔭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  
象觀英畧稍下其兄而文采過之後殉難赴水死方  
象昇之盡節於賈庄也楊嗣昌遣邏卒三人偵之其  
中有俞貂鼠者歸而言象昇死事甚悉嗣昌怒箠楚  
三日夜逼令吐實終不易將斃仍翹首曰天道神明  
無枉忠臣天下賢士大夫聞而哀之翰名振龍素以  
販貂爲業故人稱俞貂鼠云

外史氏曰先生經濟武畧不在武穆下武穆見殺於  
賊檜而先生見殺於嗣昌俱不使成其功此千古所  
同慨也嗟乎假令楊機部之言得行以軍事端委之  
國家事尚可爲也奈何賊相必欲殺先生而卒使明  
社淪亡也耶



東林列傳卷六

江陰陳

鼎定九輯

門人

沈

霽載陽

全校

蔡世英偉人

明

孫承宗傳

孫承宗字稚繩直隸高陽人生而沉塞果毅不苟訾笑為諸生嘗授經易水雲中仗劍游塞下從飛狐拒



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干青波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周行營壘，訪問要害，扼塞以是。曉暢敵情，通知邊事。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十二載，遷左春坊中允，歷左諭德、司經局洗馬。與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諸君子交極契。熹宗卽位，遷左庶子，克日講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日講如故。承宗爲史官，不造請權要，不徵逐遊讌，持重自守，泊如也。神宗末，有東宮挺擊之變，御史劉廷元以風癩蔽獄，閣臣吳道南

密以問承宗。承宗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皇宮，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獨皇上能了此，須中堂密揭之耳。」如其言而挺擊之獄定。四十五年內，訃忌者議左承宗於外，掌院劉一燝力持之，乃止。熹宗初，御講筵，內閣戒講官講章宜簡要，講畢勿多獻替。承宗曰：「中堂當擇講官，不當擇講章。與其擇講章，寧去講官可也。」會同官李光元亦上書爭之，得勿改。旣逆璫，造孽欲斥東林諸賢，承宗密言執政力護之，璫亦疑其同黨，勿



顧也。當遼事初起，朝議倚熊廷弼，足以辦敵。承宗曰：未也。當大事，須置身天宇之外，俛視所營，乃能洞晰情勢。使敵在我目中，今身爲遼事所圍，惴惴焉懼敵人之入我室，發我屋，曾暇及藩籬之外乎？一城挑三河，虎皮驛破不能救，枝斫膚剝，而曰護其根本，樹其能久乎？旣而廷弼去，瀋陽陷，遼陽又陷，經略袁應泰自焚死，乃卽家再起廷弼，經略遼東。寧前道王化貞爲巡撫，化貞主戰，而廷弼主守，兩人遂相惡交相謗也。上勅廷臣議，經撫去留。至欲專任化貞，而我兵已

度三空矣。於是羣推承宗爲兵部添設侍郎，專主東事。天啓二年正月，我兵略廣寧，化貞棄城走，閭陽廷弼見而唾之，惶遽焚弃右屯以西四百里，與監軍道高出張應吾、邢慎躡化貞，後入關以屢逃。儒夫倡爲退守關門之說，舉朝洶洶。上乃拜承宗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凡九日，卽以閣臣暫掌部事。承宗因上目前切要疏，其略云：年來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爲備邊而日增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



東林列傳 卷六  
戰守於朝此皆因循誕謾之失也今天下急務在收  
拾人心而欲收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又云以文統  
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  
極敝之法故臣謂今天下當重武之權而重武之權  
在去文吏之擾又云國家京營兵十萬日添官以爲  
兵害而不少添其餉營兵上等之餉不當募兵下等  
之餉何能爲練當如募兵之法列餉爲三等而以遞  
升遞降之法簡拔清汰環城爲營每城建三營營可  
八千有奇建營之法卽以陣法爲之令什什伍伍在

營如陣在陣如營升其伉健者爲親軍而老弱拊營  
姑任之爲老家此宋初升籍之法也永平爲陵京重  
鎮爲山海後勁不可不再設巡撫不可不設總兵與  
山海薊鎮爲鎗脚之勢盧龍薊門諸州縣宜倣各邊  
之法城各設守將一員築壘於必爭之地使鎮戍接  
連墩營相望關西州縣處處設兵雖各爲城守其實  
於東則若以山海之兵分布於各城以爲老營於西  
則若以京師之兵分布於各城以爲突騎一片石而  
西戚繼光故壘在焉可按其踪而加修葺畿南涿易



東林外傳 卷六 四  
以及通州當清理額兵兼募新兵天津北平若京東  
皆可屯田以屯撥遼人以渠限敵馬以租給軍餉此  
三便也當是時邊警日急長安一夕數驚閣部大臣  
瞪目屏足苟幸旦夕無事言官如蝸蟾沸羹莫適爲  
公家計承宗乃上章請下熊廷弼於理與王化貞同  
讞又請逮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以懲蜀之招兵  
致寇者又請詰責募兵監軍諸臣以警有位之駝駝  
者上皆允之而側目者衆矣兵部尙書王在晉代廷  
弼經略遼東而王象乾先以兵部尙書行邊總督薊

遼習知西邊部落西人亦愛之而在晉之出也深倚  
象乾謀用西人以襲廣寧象乾教之曰得廣寧不可  
守也爲罪滋大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此穩著  
也在晉乃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八里舖費一百二十  
萬關門僚佐袁崇煥沈棨孫元化力爭不能得皆奏  
記內閣承宗請身往決之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  
抵關閱新城詰在晉曰新城成卽移舊城之四萬兵  
以守乎曰當另設兵承宗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  
萬矣一片石而西北不當有守乎其戰兵卽守兵乎



抑另有戰兵乎築關在八里內新城之背卽舊城之址也舊城之品阨地雷將敵設乎抑爲我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則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新兵之四萬倒戈舊城之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承宗曰若是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承宗曰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若是則又安用重關且敗兵入三道關敵不可尾而入乎人心一潰不又爲全遼之續乎曰將於八里內南負山北抵海掘

溝二十里以限敵馬承宗曰徐中山之經度斯地也左山右海砂少土多故扼要爲關今將踐砂鑿石火燒水激而成河不亦難乎成祖棄大寧諸城而獨守遼東以大寧退有薊門天險遼西非遼東不可守也今不爲恢復大計乃畫關而守畿東有寧宇乎在晉語塞而止承宗出關親覽形勝還至建昌遇雨留七日條奏關東西形勢事宜凡十餘疏無慮數十萬言上皆報聞還朝極言在晉不可恃改在晉南京兵部尙書盡逐逃臣張應吾等而八里舖築城之議罷經



略缺承宗自請督師上大悅以原官督理軍務賜尚  
方劍蟒承宗乃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爲贊畫  
請帑八十萬以行旣至關首定兵制以三千人爲一  
營十五營爲三部兵不離將將不離帥使教肄分而  
稽核便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安大砲於望  
海臺以爲橫擊頓萬人於三道口之石城以爲突騎  
置砲臺十一於北水關外以防外瞰此守關之大略  
也汰副總兵以下數百人罷真定保定河南踐更之  
卒以實中原三輔承宗之議大約謂守寧遠所以守

關門屯大兵於山海以次第戰守於法爲正爲實東  
連西結分布於覺華彌申廣鹿於法爲奇而正虛而  
實又謂西部必不可用遼之遺民必不可棄關內之  
遼民當使藉土著關外之遼人當使藉卒伍關外十  
三站之義民諸不附敵者當收置寧遠覺華以遼人  
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此今日之大計也請置大將  
以馬世龍佩平遼將軍印行授鉞之禮節制三部罷  
監陣之官更定儀注總兵官以賓禮接經撫不戎服  
跪階下移咨朝鮮國王李瑋激以同仇之誼犒毛文



龍於東江。令復四衛。檄登帥沈有容進據廣鹿。而自以春防詣登萊。商度進取之計。時朝廷方急遼。不許也。劉愛塔者遼人也。爲金復都督。改名劉興祚。至是內附。會我兵去廣寧道。臣萬有孚欲挾西部襲殺遼人。以爲功。承宗不許。全活者千餘人。設六館以招徠。天下豪傑三年春進。諸將將吏而問之曰。汝等數言按視寧遠。何以屢更衆。曰。請戒期。承宗曰。以明日往。何如。衆皆愕翼。日卽出關。抵前屯。總兵趙率教以空糧買馬。置牛屯練。修舉大加慰勞。以所乘輿予之。自

前屯一日馳至中右。質明抵寧遠。登其城。喟然而歎。復由廬山夜抵中右。乃還治所。當是時。魏忠賢用事。興內操。使中官胡良輔、劉朝等犒邊。已寓中人觀兵之意。承宗力言其不可。有旨報聞。募關以西遼兵數千人。遣魯之甲將三千人出守中後所。遣王楹將三千人出守中右所。又念寧遠城大而瑕。檄祖大壽移覺華島兵七百人於城中。命大壽司版築。汪翥司窰造。計日舉事。又以土官招撫王守客兵訓練。王戰立兩遊擊於要地。專備應援。又移拱兔市場於興水堡。



遣左輔領精騎出哨中右撫彝闌入一步卽以掠論於是我軍不得恣意屯牧方遼事之殷也承宗有請人不得不從及邊警漸息中外解嚴於是朝議籍籍謂承宗用撫臣閻鳴泰岳和聲及大將馬世龍爲非是御史潘雲翼首劾去鳴泰以張鳳翼代之鳳翼復主畫關退守之說承宗力爭請勿設撫臣以撓戰守不聽先是虎酋部中竊出盜掠趙率教捕斬四人道臣萬有孚誥之督臣王象乾欲斬率教以悅西人承宗力爭乃免而王楹之城中右也護其兵出採木欸

彝朗素邀之中伏而死蓋萬有孚陰王之承宗怒遣馬世龍引大軍從大槃嶺壓其巢五部恐遠徙三百里外象乾恐其敗欸也教素朗縛我逃人爲殺楹者以獻而增其賞千金承宗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此象乾之所能而非臣之所能也因極論西部不可用欸不可恃通官與當事之說不可憑會象乾以憂去遂自劾乞罷譴又請勿推經略總督以一事權皆不聽承宗在關四年前後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弓弩



東林外傳 卷六 九  
火砲軍五萬輕車千輛偏廂車千五百輛沙唬船六百馬駝牛騾五萬甲冑器械弓矢火藥礮石渠荅鹵楯合數百餘萬闢地四百里招回遼人四十餘萬遼兵三萬屯田五千頃獲零級一千八百有奇故事積級二百五十准一大捷承宗勿叙也論功加太子太師與閣臣皆世錦衣千戶而魏忠賢則世襲錦衣都指揮使加恩三等撫臣張鳳翼因遼撫居遼之說恨承宗刺骨與萬有孚潘雲翼嗾人極論馬世龍之罪以撓之又承宗素不悅於魏廣微及魏忠賢再遣劉

應坤胡良輔等犒師承宗待之又倨會是年九月遵詔巡喜峰古北口請以十一月入都門賀萬壽節與廷臣面商進兵事宜廣微奔告忠賢曰樞輔擁兵數萬來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應公等爲蓋粉矣忠賢繞御床而哭上南郊回趨內閣擬諭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信地祖宗法所不宥兵部馬上差人傳樞輔馬首卽東午夜開大明門召兵部尚書趙彥入分三道飛騎止之又矯諭九門守闕孫閣老若入齊化門便鎖綁進來時承宗已至通州聞命



東林列傳 卷六  
卽日還鎮具疏入奏亦不牽連引謝忠賢遣人偵之一襪被置輿中後車惟鹿善繼從意稍解而廣微又嘆崔呈秀徐大化李蕃連章劾之比之王敦李懷光會師失利於柳河哨將李承先魯之甲皆死於是臺諫交章劾承宗遂罷歸兵部尚書高第代之爲經略復申守關之議承宗卽家移書爭之不聽盡撤關外兵棄軍糧數十萬石哭聲震原野而寧前道袁崇煥獨不聽撤烈皇帝卽位王在晉入爲兵部尚書恨承宗不置抗疏極論馬世龍及茅元儀熒惑樞輔敗壞

關事逮世龍逐元儀又嗾新進臺諫交口詆承宗以沮其出崇禎二年冬我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舉朝洶駭謂非用承宗不可詔起承宗原官改兵部尚書駐通州仍入朝陛見時十一月七日也十五日上知承宗抵近郊召見平臺慰勞畢曰卿不須往通爲朕調度京城此時卽煩卿去面諭首輔韓爌卽擬勅來事權要隆重賜尚方劍自京營總協及坐門大小文武公侯駙馬伯下至總兵皆以軍法從事承宗承旨而出漏下二十餘刻周閱都城四十里五鼓



東林外傳 卷六  
而畢卽出閱重城乃采月巡濠塹度險阻是日夜半  
內閣傳奉聖旨卿等侍輔臣承宗星夜往通料理勅  
書隨後補給承宗夜宿重門質明門啓聞後命遵旨  
卽行事秘人莫得知知者亦莫之敢指斯其故難言  
之矣中外聞承宗之出也皆驚愕尚書李騰芳鄭以  
偉講官羅喻義要衆伏闕請留承宗聞之疾馳出宣  
武門宿僧舍明日抵通總兵楊國棟以軍禮見承宗  
受而不辭曰吾以安衆也兩城中保鎮及京兵相半  
命國棟兼統之時上以流言忽置袁崇煥於法島帥

祖大壽中軍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自通  
之南二十里趨張灣渡河承宗遣飛騎追三百餘里  
弓刀反向僅及其尾大壽傳語曰事已至此當出搗  
東巢歸以待命耳承宗密請調馬世龍撫諭又代爲  
大壽別白上俱如所請卽命移鎮關門承宗卽日戒  
途東發方世龍之追大壽於關門也令二將捧土手  
詔徃大壽懼有變密授指揮下譟而出關世龍追及  
之於歡喜嶺單騎入其營傳閣部撫諭諸將諸將皆  
羅拜王承胤率所部先去曹文詔踰墻走大壽妻左



氏使人語大壽曰孫公大人再貫若死兵潰何不死城下以謝孫公今來此吾以大砲待汝耳大壽意奪於其妻而又恐諸將之賣已也乃受詔歛兵以待命數日承宗再蒞關門而人心乃大定三年正月大壽入關謁承宗列所統騎步三萬於教塲行誓師之禮乃遣死士沿海入報中朝始知關門無恙也及四城之復自爲露布奏聞上親告廟布告中外加承宗太傅廕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賚白金五十蟒衣一襲三疏力辭上允辭太傅承宗還治所關政一新

時梁廷棟爲兵部尙書惡馬世龍不受中制令所善部郎丘禾嘉監其軍誣世龍坐視三屯不救承宗爭之廷棟益不悅故超拜禾嘉爲遼撫孫元化亦以言兵超拜登撫承宗連章求罷弗許旣而朝議皆欲聽其去以遼委禾嘉而上不從承宗十一疏乞休上遣中書詣關門宣諭視事四年正月八日承宗出關由前屯寧遠抵松錦十六日由三道關一片石歷石門燕河徧閱三協十二路由石塘路過平谷經盤山入薊州而還條次東西邊政分八疏入奏上嘉納行之



未幾而有凌河之墮承宗抗疏乞休疏十七上乃許乘傳歸已而追論長山之敗坐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上不許命冠帶間往削寧錦叙功世廕承宗上言臣願陛下治臣進兵敗劬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於進兵使天下以禦敵爲戒也臣願陛下治臣不能禦敵之罪不宜以兵困卸罪於復城使天下以復城爲諱也崇禎九年我兵破定興鹿善繼死之賦詩六十四章哭焉後二年九月圍高陽承宗部勒子弟城守十一月破城坐北樓叱衆家丁速去我死此我兵挾

至城南三里橋欲降之叱曰我朝廷大臣城凶與凶死耳無多言以葦席布地望闕叩頭取弓弦自縊死從承宗死者次子鈐四子鎗五子鑰六子鈺七子鎬孫之沆之滂之淥之浩之瀍兄弟子鍊鏘從孫之澈之漢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加戰死事聞上震悼忌之者猶在事僅復原官予祭葬後追贈太傅謚文忠外史氏曰嗚呼痛哉在朝諸臣皆無心肝者其必去先生而用此輩犬豕豺狼者何耶嗚呼痛哉天耶人耶







東林列傳 卷六  
三  
勲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驗封郎中執法不附當  
熹宗未登極前二日諸闈導之幸小南城鹵簿具矣  
維祺亟偕同官臺省見政府危言阻之乃止遂抗疏  
謂調護聖躬近御不得干預政事防微杜漸不可一  
步輕動魏璫聞而啣之天啓元年假歸立芝泉講會  
從遊者甚衆璫熖方熾指爲東林黨人毀書院去程  
朱位維祺祀伊洛七賢其中與李日暄輩講誦不輟  
會城建璫祠維祺移書諸紳戒勿與璫益恨四年推  
考功郎中竟矯旨別推焉崇禎元年起尚寶司卿陞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卿疏陳八漸如留中改  
票慎刑點陪免進講棄言官慎宴遊寡嗜欲上嘉納  
之三年陞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陞辭上目送  
之顧輔臣曰此臣如何使之南輔臣曰南糧匱窘非  
此臣不可時南京倉庫如洗軍糧壓欠至一二年脫  
巾鼓噪毆管餉司官焚科臣房屋維祺署大司農事  
心憂之設會計簿晝夜稽覈搜北部借南糧二百六  
十四萬疏爭之搜杭嘉蘇松等府侵南部抵漕折銀  
八萬五千餘兩劾布政莊廷臣等抵之搜各省未納



夏林及傳 卷六 三  
二百三十六萬兩及藩工銀十三萬四千兩又隱匿  
布絹紗銀二十四萬兩劾布政董承詔等抵之查出  
戶司書手韓文綜等侵欺南糧百餘萬庫書夏汝清  
等侵欺銀四千九百餘兩勒限究追修建三十六倉  
五場清完屯糧八十八萬有奇請開新舊爐鼓鑄獲  
利八萬七千二百九十兩有奇前此倉米不足一月  
越三年存糧一百五十餘萬可二年之用折色原銀  
九千餘兩壓欠應支三十八萬越三年存銀二十八  
萬紙贖公費約積一萬五千餘兩除修倉助餉學田

優賞外存銀五千一百兩分毫不以入私維祺又以  
國用未敷民力已竭請將舊逋量折量蠲并罷北直  
河南江北米豆折色加賦及改金衛徽紹四府水兌  
折色人皆便之會上遣內臣監視戶工九邊兵馬錢  
糧紛紛四出維祺首疏抗論仍責相臣首鼠不言繼  
而南北始有公疏上亦允罷惟以北部借餉請暫寬  
稅例一年緩解并免蕪稅南京加稅議格不行內監  
織造額外苛索力爭不克凡三疏乞休不允六年陞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留都軍政廢弛冒濫驕玩



維祺申令整飭嚴禁將官餽送不受一花一果揭示優恤軍士十六條盡革打點需索每隊置小牌每營置大牌各書姓名使什長隸隊長隊長隸總衛相習如臂指乃課武藝勤操練裁冒軍八千餘名察奸吏陳天翥等侵餉一萬二千餘兩正法備硝黃二十五萬斬流寇謀者十餘人賊遂西遁復三疏乞休不允而維祺居南久絕長安交際權貴多失望八年大計致仕尋以拾遺革職遂歸侍父洛陽宅立伊洛會初維祺在南京立豐芭會及門楊以任等二百餘人講

程朱正學著孝經本義至是在洛及門姚賡唐等亦二百餘人而著孝經大全或問成進呈御覽命下所司較正有芝十八莖生於庭內閣臣巡撫交薦復職而維祺終不出新城庠薄維祺首捐四千金倡修適有土賊王之典之變維祺率家丁鄉勇平定之邑賴安堵又值大飢維祺檄縉紳士民出家財設粥大賑四小賑七繪河洛災荒圖上之十四年寇陷宜永逼洛城福王在城中維祺以大計動之不從寇至維祺守北城縉家丁殺賊數人總兵王紹禹通賊殺守堞



者遂潰家人勸更衣弗聽勸縋城弗聽勸避民舍弗聽賊執下雲梯掖出西城道遇福藩奮首曰王生死命也名義至重毋自辱至周公廟見大寇不跪怒曰汝日請兵勦我今復何如維祺厲聲曰我爲兵部尚書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今日惟有一死耳不辱聖賢不愧天地生爲正人死必爲正神吾何畏汝耶左右欲生之維祺更嫚罵曰生尚書不值一錢北向拜皇帝哭曰君恩未報臣力已竭又西向拜辭父母延頸就刃遂死事聞上哀之贈太傅謚忠節予祭葬造祠

蔭子入監維祺少失恃育於祖母牛氏牛守節事之至孝天啓中旌表建節孝坊崇禎時父孔學以捐粟一千石錢二百千賑一萬七百人御史題請建旌義坊至維祺殉難人謂忠孝節義理學廉能皆出一家云

外史氏曰先生之學問先生之材能先生之功績久已彰著於天下天下人皆知之而天子獨不知耶乃不用以爲相而反用蠅營狗苟之溫體仁周延儒輩嗚乎此天下所以亾也



...

...

...

...

...

...

...

...

...

汪喬年傳

汪喬年字歲星浙江遂安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刑部

主事璫數使人招之拒不起東林諸賢被難喬年陰

為調護歷郎中恤刑江南丁內艱服闋補都水司郎

中在道改守青州青故雄郡賦繁胥猾屬邑徵解例

有添搭錢喬年悉罷去永著為令政尚勤敏案牘無

巨細手自裁斷夜秉燭繼之廊廡置土銚十餘具薪

米兩造自炊候鞫是非立決贖鍰止供解額無敢索

民一錢者崇禎三年舉天下卓異第一明年登州變



其帥下令無躡青州尺土紆道去時觀軍大璫體擬督府喬年獨與抗禮璫不能奪六年擢山東布政司叅議分巡登萊諸郡生平冰蘖自凜至是凡僚屬贈遺悉受不辭人莫喻其意及至萊城郭新破守禦空虛盡出所受貲市馬募兵修濠塹治器械殘郡復完以親老乞終養歸裝惟書史數篋而已居父喪復起備兵河東十一年詔廷臣舉邊才方逢年時爲禮部薦喬年長才真品操守無玷陞叅政督學陝西治行又第一十四年陞陝西按察使時巨寇方張歲復大

侵喬年積穀平糶勸秦晉督撫以下及巨室協助全活億萬計夏特簡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未受勅聞李自成將窺關卽日赴商洛與士卒露處設險堵擊八月返西安未旬日張獻忠寇鄭西亟移駐山陽過之九月總督傅宗龍敗沒關中大震卽軍中以喬年爲總督代之當是時寇逼門庭悍帥不率命宗龍全軍皆覆而餉竭兵虛所向奔潰無固志中外洶洶無能爲朝廷設一策者喬年雖以清望被命一歲數遷然三秦之勁盡矣時勅印未至卽舊署調固



原臨洮及團練總兵賀人龍等三鎮兵臘月騎始集  
簡兵儲糧爲進討計而兵部屢檄促出關乃傳檄米  
脂令發逆闖祖瑩得一蛇斬以狗誓師祭纛十五年  
正月督師赴河南時賊圍總兵左良玉於偃城縣老  
砦屯襄城喬年議搗其巢留步兵火器營於洛陽精  
騎倍道兼進二月抵襄城賊舍良玉以數十萬衆逆  
戰人龍等三帥未陣先奔諸軍遂潰喬年仰天曰此  
吾死所也率標兵千餘人入襄城拒守城無守具賊  
砲矢如雨圍七晝夜火藥矢石皆盡援兵不至俄大

雨雪城崩喬年腋中流矢率副將張一貴黨威監紀  
孫兆祿等巷戰手馘數賊被創刃乃自剄未死賊執  
詣韓家庄大罵不屈賊怒割其耳鼻舌乃死居民憐  
其忠瘞庄後賊退改殮面如生事聞遣官護櫬歸喬  
年生平清苦自勵蒞官祇二老僕隨行所屬供帳悉  
此去其去青也青人尸祝之與范文正同祀以所謨  
訓民書供几案間時喬年尚無恙民有疾病疑難籲  
之輒應庭有槁木祀之日垂實纍纍人至今神之  
外史氏曰前朝祇重書生而奴隸武弁視士卒如犬



東林列傳卷七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霽載陽  
蔡世英偉人  
全較

明

賀逢聖傳

賀逢聖字對陽江夏人少與同邑熊廷弼齊名督學  
熊尚文奇之曰賀夏瑚商璉也熊干將莫邪也後皆



如其言廷弼領解額逢聖下第尚文召慰之許爲膏  
火資逢聖毅然起立曰某卽幸雋不敢負生平竿牘  
戒况不第乎尚文益歎服萬曆三十一年舉於鄉屢  
上春官不利循例署應城縣學教諭刻苦廉儉以作  
人爲已任日率諸生講程朱之學及義利公私之辨  
嘗語人曰生平無一事足報朝廷惟寒氊七載實心  
實事庶免素餐耳四十四年登進士第二人授翰林  
院編修歷中允國子監司業與鄒元標趙南星等爲  
首善之會逢聖故與廷弼不合王化貞失遼陽廷弼

同逃入關並下法司楚人梅之煥滿朝薦等白廷弼  
冤疑逢聖不與逢聖曰詎可以私嫌廢公議援筆屬  
草淋漓慷慨人皆稱其公然廷弼卒論死先是楊漣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旣下獄死忠賢憾楚人甚已  
并殺廷弼楚士斥逐無虛日獨以逢聖清望好語之  
曰各省直建立生祠惟貴鄉湖廣實無功德逢聖對  
此地方官事非某所敢知忠賢又言聞上梁文出公  
手何謂不知逢聖正色曰此借銜耳忠賢默然遂借  
南京主試推未當矯旨削奪歸崇禎改元起元官陞



南京國子監祭酒尋進少詹事協理詹事府事丁父憂服闋歷陞禮部尚書八年拜東閣大學士進文淵閣申救詹事黃道周與首輔張至發議多忤遂請告歸十五年與周延儒同再召用延儒盛輜重具供帳所過餽餞迎謁逢聖扁舟遄發關吏物色之不知誰爲江夏相公也比至又與同官蔡國用不合復引疾求去六月帝御中左門召見諸輔臣逢聖時已得請復被召同入觀德殿賜坐逢聖伏殿大哭久之駕移中極殿輔臣亦隨侍復大哭命之出乃叩首辭大哭

不絕聲見者怪之莫喻其意陳演言逢聖慄動天顏無人臣禮然帝不問亦不罪也十六年李自成陷襄陽總兵左良玉退保安慶而張獻忠乘間破廬州及蕪黃諸郡遂犯武昌巡撫戴良暄惶懼無人色逢聖方家居或請易他服逸逢聖曰見危授命識之久矣急進箋楚王請出帑金募戰士不允會監軍道王揚基擢撫鄖陽遽移營渡江兵益薄賊破漢陽門執楚王投之江逢聖與叅將崔文榮守武勝門文榮被槩死賊傳令必完賀相公否者斬逢聖歸家將自裁卒



至傳賊將意逢聖叱曰我豈為賊苟活耶冠服北向叩頭赴滋陽橋水死時盛暑屍數日不變後贈太保謚文忠

外史氏曰先生痛哭殿前豈有他哉於時有不能措一辭置一語者矣惜乎帝不悟也而在廷諸臣無一悟之者是盡鬼乎盡蠅乎盡木偶乎盡犬豕乎彼陳演之豺狼猶曰無人臣禮何其憤憤如是耶嗟乎嗟乎至於殺身成仁在先生分也余何能贅一辭

焦源溥傳 從兄源清

焦源溥字逢源一字涵一陝西三原人少喜學問談名臣節義事輒慷慨色動登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知沙河濬二縣考最召為四川道御史服食儉甚左右苦之笑曰不聞長齋御史乎累上封事嘗論戒逸欲曰陛下觀於御馬可以求御民之方監於使舟可以得使民之道會家艱歸天啓四年起補江西道御史羣臣聚訟三案忠奸混淆源溥抗疏請明綱常其略曰人情意見或有異同綱常必無二理請平心以



質之。光宗爲神宗之元子，爲元子者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爲神宗之后，爲二后者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爲光宗之后，爲二后者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不待辯而明也。鄭貴妃逆謀從前未著，至張差挺擊事發，禁門蹀血之禍迫在呼吸，尚忍言哉！况當先帝御極之初，突傳神祖封后之命，請封未遂而治容並進，遂致升選。今卽勉寬貴妃始終恩禮，以慰神祖之靈，以述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非貴妃比。

使無失德於聖母。陛下原無夙嫌，則推先帝之愛，自當特加優厚。臣恭誦陛下近諭，所云凌虐聖母，推阻陛下，又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卽欲爲選侍乞憐曲宥，前辜量加恩禮，而移宮始末，公卿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且崔文昇、李可灼不處極刑，借廷尉持平之說，開寬監漏網之門，刑部尚書黃克纘不得而逃其罪也。又有疏救東林曰：東林講學，明綱常名教也。今以爲邪黨而逮之，是欲毀綱常敗名教。陛下執何道而治天下乎？危言正論，天下爭傳。四年



東林列傳 卷七 五  
巡按真保例遷潁州道副使而以崔文昇監視潁州  
欲甘心於源溥遂移疾歸崇禎二年閹黨既誅起改  
山西分守河東道遷武寧參政陞本省按察使七年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簡練將士治兵械城堡誓  
圖滅賊是時邊事日棘兵旣缺伍又逾年無芻餉歲  
且游飢民無糠粃至淘馬糞以食源溥亟請蠲賑增  
兵調餉上六事屢疏不能應乃自劾求去而監視內  
官魏國徵猶據論其不職坐罷歸哀所撰奏議詩文  
爲逆旅集曰吾旅人也得休田間幸矣十六年冬十

二月賊陷西安源溥被獲陷以總督脅降不屈則勒  
輸金源溥瞋目大罵曰瞎賊吾恨不能生啖爾肉安  
從得金速殺我毋多言面故黑多髯時人目之爲黑  
焦至是鬚髯皆上指罵不絕聲拔其舌支解死年六  
十三從兄源清字湛一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戶部  
主事出知廣平府舉卓異天啓間歷副使參政崇禎  
五年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宣府七年九月以  
萬全左衛失守奪官謫戍久之家居城陷抗節不食  
七日死至今秦中稱大小二焦中丞而小焦源溥爲



尤烈。一時同城死職者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綱、西安知府簡仁瑞、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使崔爾達、秦府長史章尚綱、同府死職者商維道、副使黃世清、知縣則渭南楊暄、山陽董三謨、白水王無逸、蒲城朱一統、中部朱新鏢、在籍殉難者吏部尚書渭南南企仲、其子禮部主事居業、從子工部尚書居益、太常寺卿耀州宋師襄、山東巡按御史王道純、叅政田時震、副使祝萬齡、僉事王徵、封副都御史朱常德、舉人朱誼、泉席增光、都司舍人丘從周、凡二十四人。其他府先後殉難及禦賊戰死、闔門抗節死者尚數百人。嗟乎！皆不可得而考矣。

外史氏曰：焦氏兄弟固秦人也。然與東林諸君子同鼻息。觀其立朝侃侃視死如歸，雖死有先後而與楊左諸公並烈矣。



胡守恒許文岐列傳

胡守恒字見可舒城人七歲能賦詩舉崇禎元年進士授湖州府推官德清令某以賄聞巡按御史屬守恒密察之守恒舟楫往來未嘗私也令聞伺守恒出視事貯黃金菜甕中投入署守恒怒召令至曰吾不賣直彰人過亟持去令慚謝七年舉廉吏第一改翰林院編修明年克東宮講讀官與黃道周汪偉諸君子善以父老請告歸廬州連歲大飢人相食守恒倡議捐賑募漕督以下得米粟千餘石全活數千人時



流寇四起張獻忠革裡眼等五營屯聚英霍山中芘掠楚豫淮南諸州郡十五年六月寇舒城守恆方家居率衆守禦凡七閱月賊晝夜圍攻射書城中購長鬚翰林千金或勸之曰公爲賊耳目久矣割鬚易服疾入都當可免守恆曰我去顧令舒子弟獨死耶義不忍且徧地皆賊去將安之毀形以偷生吾不爲也守益力舒將孔廷訓叛降賊賊入執守恆好語之曰汝守土官耶毋自苦守恆罵不屈乃以刃剗兩膝攢刺之洞胸而死漕運總督史可法上其事贈詹事府

少詹事謚文節湖州民祀之安定祠復建樓祠旁曰忠孝樓

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幼聰穎敏文章弱冠偕其伯父赴東林會議卽有省曰讀書以科祿爲者非夫也當向聖賢路上行乃可登崇禎七年進士例授北部以父官南畿便省覲改南京兵部主事督武學九年陞員外郎歷職方司郎中方是時天下已亂寇盜克斥江北賊革裡眼等寇瀕江諸郡文岐從兵部尙書范景文調兵食疏薦總兵杜弘域十年出爲黃州知



府黃當寇亂後戶口凋殘人多逃匿景文以南都根本地擬留之文岐不可曰事不避險臣職也慷慨登舟比至捐俸製火器嚴斥堠募丁壯集父老諭之衆皆感泣未閱月賊至遣騎徐鳳常勝偵之伏兵以待賊方食礮發倉皇奔潰射其前鋒一隻虎殪之奪大纛而還與郡人梅之煥耿應衡聯絡各鄉堡賊聞不敢近獄有重囚七人久繫文岐命歸省尅期就獄皆如約至乃詳請釋其罪爲七義傳記之十三年大學士楊嗣昌視師薦陛下江防道副使駐蘄州蘄臨三

塹乏守具監軍推官楊卓然撫張獻忠於城下見者寒心文岐練卒伍峙糗糧賊遣其黨張雄飛潛渡將南下文岐偵得實獲雄飛立遣遊擊楊富馳田家鎮焚其舟殆盡賊不能渡楚撫宋一鶴上其功蘄副將張一龍馭兵嚴文岐重之嘗共宿帳中中夜呼噪聲四起文岐曰此必奸人乘夜思遁耳堅壁不出質明叛兵百餘果奪門遁一龍率兵追獲立斬之一軍肅然楊富旣久鎮蘄宋一鶴復遣叅將毛顯文至不相能兵民洶洶文岐會二將以杯酒釋之各戢兵民始



身本及傳 卷七  
無患烈皇帝數召對大稱文岐才推鄖陽巡撫未拜  
命荆襄失守左良玉潰兵南下長江數千里民居商  
艘焚掠畧盡文岐立馬江口迎之兵莫敢犯時諜報  
日急人無固志會陞督糧道客曰公今可行矣文岐  
歎曰吾爲天子守孤城三載矣分當死封疆雖危急  
奈何棄之命其妻吳率幼子奉母歸長跪泣別乃檄  
楊富毛顯文屯關廂爲固守計會藩宗遂守兵不給  
餉兩軍漸解散而藩下都司郝承忠復潛通張獻忠  
十六年正月遂大隊圍蘄州文岐率甲士往來堵禦

發神銃斃賊甚衆時夜將半天寒雪盈尺賊破西門  
文岐督軍巷戰雪愈甚銃火皆沾濕至關壯繆祠諸  
將請渡江文岐曰封疆已陷吾何敢獨生自經樹下  
家丁楊第救之佩刀出復殺數賊力盡遂被執賊見  
之曰好許叅政不愛錢愛百姓環擁見獻忠獻忠亦  
聞其名頗禮之文岐厲聲曰旣被執惟速死耳獻忠  
怒命繫於後營時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繫文岐  
密謂曰觀賊老營多烏合凡此數萬皆被掠良民若  
告以大義同心協力賊可殲也於是陰相結期四月



中以柳圈爲信生員王國統者嘗姦宦家婦爲文岐所褫責心憾之至是亦與約遂以其謀告獻忠獻忠索之得柳圈召文岐曰吾破武昌當發榜安民君爲我署之文岐知事露瞠目視賊取案上大硯擲獻忠曰吾頭可斷榜決不可押獻忠愈怒命引出至麻城縣三里坂文岐北向拜辭朝廷又南向拜父母甫再拜賊前連磔之遂死賊去士民收殮之面如生時文岐父聯樞從粵西解組歸道南昌知府龐某曰長公歿王事雖死猶生足賀不足弔也喪歸過蘄黃士民

哭送者以萬計督師史可法巡撫何騰蛟先後疏聞贈太僕寺卿給祭葬予謚蔭一子入監讀書祀名宦鄉賢

外史氏曰賊臣楊維垣凡十七疏斥東林爲小人若見可我西兩先生皆東林人也一則不肯毀形以偷生至洞胸而不畏一則被執而猶思圖正至磔骨而不辭視維垣詐稱殉難置三棺於中庭挾二妾而宵遁半道遭讐家擊死者爲何如耶信哉玉汝先生曰東林天下之材藪也豈可以等閒目之乎



衛景瑗傳

族子楨固

亂文

衛景瑗字仲玉、陝西韓城人、舉天啓二年會試、闋三年補殿試、與高攀龍、楊漣、左光斗交最善、旣授河南推官、以廉明爲巡撫、都御史范景文所器、重用、卓異、徵、遂擢山西道監察御史、首劾輔臣周延儒、奸貪及銓臣曾楚卿、救工科曹靖元等、直聲大振、出按畿南、威惠並著、以外艱不候代、奔歸、詔鑄俸一級、服闋、補原官、轉河南道御史、巡太倉、巨璫曹化淳有所請、託叱不顧、兵部尙書楊嗣昌議加勦賊兵餉、景瑗抗疏



力爭謂天下安危視百姓種病邇者兵燹旁午旱蝗  
洊臻百姓病已棘矣柰何復加征以促之訖不能用  
御史王績燦吳執御吳彥芳俱建言被謫瑗疏請召  
還復不省會給事中傅朝佑李如燦劾閣臣溫體仁  
得罪下詔獄上召對平臺景瑗在帝前力請釋兩臣  
以作敢言之氣帝方寵信體仁聞景瑗對大怒禍且  
叵測而景瑗侃侃勿顧也降行人司正屢遷至大理  
少卿時周延儒復當國修前卻遂以右僉都御史巡  
撫大同崇禎十七年賊李自成東犯太原督臣王繼

謨望風遁景瑗議調兵趨據雁門關總兵姜瓖觀望  
不肯行及賊攻寧武關守關總兵周遇吉數遣使告  
急又促瓖出兵瓖執不應且曰非我信地景瑗憤曰  
國勢至此何論信地同舟共濟正在此時傾橐不及  
千金出爲犒軍費親率麾下赴援未行而寧武陷周  
遇吉力戰死賊遂長驅抵大同景瑗方督兵出城力  
戰而瓖內變開城門降賊衆大至景瑗兵潰衆擁景  
瑗入自成營或叱之跪景瑗不爲動踞坐於地大呼  
皇帝而哭自成好謂曰吾清澗一民耳非有天命不



至此君能輔佐我當益加君官景瑗瞋目叱曰吾仗節一。方期滅汝而朝食肯從汝作叛逆事耶賊引之出顧見瓌戟手罵曰賊奴萬段汝與我朝盟而夕叛我死決不汝宥越三日再擁見自成自成又好謂曰真忠臣吾將驛送汝歸景瑗曰國破何家可歸盍速殺我因出不意以頭搶堦石血淋漓被面絕而復蘇自成竦然又命掖之出見賊黨無不大聲痛罵羣賊慍甚後三日驅至海會寺景瑗北向再拜曰臣失封疆死不足贖哭與繼母董訣遂自經死母與兩子皆與分廵道朱家仕善至是同死於難

從行賊聞亦不殺也甲申五月南中立國追贈兵部尙書謚忠毅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初景瑗在大同獨楨固字屏君景瑗族子也少負氣喜談兵留心民事舉崇禎七年進士授開封府推官楨固與族父景瑗皆以是官起家又皆在河南其聲名亦相埒人尤異之時流賊剽掠往來無常村民扶携奔走數十里不得至城邑多及於難因議築西關城處之間以事經南陽汝寧河南諸府皆量其地宜城者勸民加築且



出俸金助之。既成，民呼爲衛公城。又舉城守事宜十  
三，則奏記上官。上官竒其材，有警檄，楨固與謀。卽戎  
服，據鞍，一日夜行數百里。按視城壘，修備禦。所過扼  
塞險易，悉識之。以故賊不能犯。崇禎十四年，用卓異  
徵召，對中左門，力言：「今天下民窮，半以兵，半以歲。諸  
臣惟戮力勦寇，寇平則無殺掠之慘，則時和。時和則  
年豐，年豐則用足。是故平寇爲足國第一要務。」擢雲  
南道監察御史，首劾中樞玩寇，謂中州爲腹心重地，  
河以南四藩，封鼎建焉。天下之物，加萃於此。天下之

安危係於此。若腹心不守，將四方震動。自河洛告陷，  
已壞西方半臂。所恃者宛洛扼西南之險，爲大梁作  
障，而南陽又報陷矣。闖曹踞陳項，幾三月，圍襄破葉，  
勢必及宛。此時撫臣居何地，保督居何地，禁旅居何  
地，鎮臣居何地，獨不能一爲唐藩地乎？此時督中州  
者，丁啓睿也；援中州者，楊文岳也；鎮中州者，陳永福  
也。此輩終能了勦寇之局，否若猶未也。則亟議更啓  
睿，受事未久，朝氣堪策。若永福者，萬不能千里長驅。  
臣恐以守汴者，誤汴并誤全省也。文岳於寇陷南陽



高臥杞邑察中州形勢賊自商雒入必犯嵩關則汝州爲要地自鄆襄入必犯南陽則襄城爲要地自潁和入必犯沈丘自英霍入必犯固始襄城則陳州爲要地若分額兵萬人爲兩營一駐襄城以應南陽一駐陳州以應汝寧寇至夾城而陣靜可示犄角動可圖牽制是卽所以爲守汴計也不然顧汴則失洛陽顧汝則失南陽臣實憂之其明年出巡按畿南真定等郡數請蠲逋賦恤飢饉又請正驕兵悍帥之罪請革津遼米豆及俵馬之害又數檄沿河諸州縣安輯

河南民避寇至者凡全活數十萬人事聞再留巡按一年十七年春李自成陷河東諸郡漸逼京師李建泰督師禦之上命凌駟與楨固監其軍割京營兵三百人隸之楨固行至真定聞昌平失守焚十二陵享殿欲還軍救援有旨命固守良鄉涿州旣而京師陷疾趨保定挾一叅將行至大石橋遇賊數萬騎與戰射傷賊帥賊少却已復益兵圍之楨固突圍出躍入井水淺不得死爲賊所執初賊僞相牛金星故中州舉人曠楨固理汴時發其惡幽楨固於獄欲殺之會



自成兵敗西奔脫走入五臺山作絕命詞而死

亂文字祥趾亦景瑗族子也崇禎四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歷編修司業中允左諭德侍講經筵時流寇四起海內騷動亂文方在里居十六年冬自成破西安全省瓦解亂文星夜赴京師慟哭言西土之危將延社稷次第上五疏備陳禦寇方畧且請捐家所有以助軍需上召見亂文哭陳勦寇之謀請召諸將翼衛王室有詔褒之既而京師陷微服匿民間自成鈎索得之備加慘刑不屈已又乘間南奔督師大學

士史可法開府揚州疏薦以左春坊左諭德兼兵科給事中監興平伯高傑軍西討傑疏薦吳牲鄭三俊金光辰姜埰熊開元金聲沈正宗等亂文繼奏曰臣嘗歎國家敗壞皆由在廷臣子全不務實昔年東林逆黨勝負相爭高者以有用之精神供無益之口卑者以立黨排陷之威爲納賄招權之藉而其實東林多君子逆黨盡小人旣相攻擊君子多敗小人多勝此中着眼底裏便知天啓朝足以鑒之矣惟朝廷明斷於上大臣虛懷於下畧其所短取其所長則裨益



時艱非淺也。既而許定國襲殺傑於睢州，又命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傑所部兵，經畧開歸軍務，再兼徐揚巡撫我兵下揚州，大學士史可法知府任民育總兵劉肇基原任兵部侍郎張伯鯨死之，亂文與監紀主事何剛同赴水死。

外史氏曰：天下事至崇禎末，卽周孔亦難於措手矣。先生一門忠烈義不苟全，得東林氣節多矣。於此可以見講學之功也。

徐標傳

徐標，字鶴洲，山東濟寧人。天啓五年進士，以忤璫故出知信陽州。歷官鳳陽兵備。崇禎十五年冬，邊警告急，保定巡撫革任，擢標右僉都御史代焉。明年陞見賜銀幣歸任。烈皇帝念畿民罹兵燹之苦，欲得其詳。十二月復召見標，詢之。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者固蕩然一空，卽完城亦僅餘四壁，物力已盡，蹂躪無餘，蓬蒿塞途，鷄犬音絕，道途間曾未見一耕者，成何世界。陛下有幾土地，幾人民，何以致治。帝歛



歔泣下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於此皆朕之罪也  
標因陳車戰墾田事帝善之十七年正月賊已陷秦  
晉漸及畿輔加標兵部右侍郎總督畿南山東河北  
軍務仍巡撫保定賊窺真定標統兵力守先是真定  
知府丘茂華聞警送其家出城潛與賊通標執茂華  
下獄茂華夜與叛弁謝嘉福合謀遂殺標牒所屬州  
縣待賊數日後賊始以數騎來據真定隨直搗宣府  
入居庸矣福王南渡贈標尚書  
外史氏曰先生當人心渙盡之時而欲思赤手以回  
天意蓋亦難矣乃猶有奸人陰爲助虐宜乎事不成  
而身先死也悲夫







所居曰不隨室以見志。崇禎改元誅忠賢起官江西按察司副使視學政。先是在禮曹於文成之學有所得。至是頒拔本塞源論於學宮。而一本於程朱立書院禮請鄒瀘水萬恒麓輩主之。已則時蒞講席與諸生往復辯難著管見臆測數千言嘗登白鹿洞講孝經大義聽者感動咸謂鷺湖一會以後再見今日尋備兵嘉湖擒大盜有功盜平廷臣交章薦之以爲知兵丁艱服闋補井陘道甫三月改調寧前時關外勢甚危卽日夕訓勵將士識應時盛於偏裨中又與將

軍祖大壽相勸勉時時稱說忠孝大義以感動之邊人大安而山東河南北直忽陷名城數十遂轉濟南道進山東按察司河南右布政使所在以廉能著尋齎表入京師遵諭陳言極言天下變亂日深戡定亟需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大道則見小欲速終不足以撥亂反治惟皇上精研大學一書以明德建皇極則揆文奮武何難焉又言自儒者正學不明執一自是多偏黨而不歸於大中至正天下禍亂實原於此上甚嘉之乃命巡撫山西特賜召對上謂孝經小學



務遵旨頒行以勵風俗對曰學無大小皆有裨治化然今日反亂爲治當從大學提綱挈領最爲易簡上是其言賜饌及銀幣恩寵有加至山西榜於門曰願聞已過求達民情於三立祠爲講會聘名儒傅山等主之又立于城社以招奇謀異勇之士於是定譁兵討叛寇三晉安堵如故壬午九月京師以邊警戒嚴徵天下兵入援懋德卽日誓衆屈行而奉旨命防龍固乃於千五百里地扼關隘設烽臺布置嚴整匹馬不入境未幾賊陷河南尋入關三秦皆陷遂至西安

掠榆林晉中所屬平陽汾州皆大震乃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獨提羸師三千日夜往來拒賊河上一敗賊於大慶渡再敗之於風陵渡又敗之於吉鄉渡相拒者四閱月太原告急宗友以書促之歸衛晉王乃親引千人馳入太原甫歸宗友出走而賊遂從平陽渡河而北矣賊遣僞使誘降輒梟賊使首竿之以令衆而以死封疆自責賊怒悉其衆五十萬抵城下會城下瘞礮以待賊至適營其上乃夜募壯士發礮殲賊衆無算賊益怒揮衆攻城越二日城遂陷懋



德先草遺疏懷之。至是授贊畫知縣賈士璋而身督  
麾下巷戰久之知勢不能支。麾下士欲刦之以走不  
可。徑下騎徒行入三立祠登堂北向叩首呼曰。臣力  
竭矣。敢一死以報皇上。復再拜祠中諸大儒木主訖。  
解腰帶自縊於祠之東梁。從死者自中軍副總兵應  
時盛以下凡若干人。南渡後詔予祭葬。建祠謚忠襄。  
凡所官處皆祀名宦。

外史氏曰。先生爲學以致知格物爲根。要以至誠爲  
歸宿。以知及仁守莊蒞禮動爲階級。以發憤疑問深  
造自得爲工夫。故其臨大節而從容閒暇也。嗚呼。俾  
先生而不克成其事業者。殆有天焉。



朱之馮傳

朱之馮字德止，號勉齋，順天大興人。爲諸生時，卽見知於楊漣、左光斗。中天啓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權河西務，却羨金，辭魏璫殿工。不悅，斥爲東林黨，欲殺之，不果。乃謫理問，遷行人司副，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浙江僉事，清軍山東，叅議賫表入京，頓家屬於濟南。俄城陷，母妻自殺，母死，以正月二日自是。每元旦後守母位，啜粥飲水，過十五日，蓋痛母露骸半月。方葬也。廬墓二年，服闋，補山西叅政。壬午，應詔陳利。



弊十二月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嚴核將士劾庸懦補虛伍時坐明倫堂召諸生講學以激發忠義鎮兵譁辱餉司之馮出卽撫定誅首惡七人尋推晉督秦督不果甲申春賊氛漸偪所至皆迎降兵部主事金鉉上疏謂宣府京師屏蔽請亟撤內監擊肺專任之馮忠勇必足辦也不報二月太原寧武大同相繼陷巡撫蔡懋德衛景瑗總兵周遇吉兵備朱家仕皆死之人心大震之馮率文武紳士設太祖位於城樓慟哭誓以死守諭軍民毋聽賊誘終淫掠汝前降者

可鑒也督標兵禦賊砲矢相加兩晝夜內監杜勳王承蔭開南門迎賊入之馮轉砲向內擊賊已大至左右擁之行叱曰離此一步非死所遂易公服登北城樓繼死諸生姚時中者篤知大節儀範修整知監鎮有二心歎曰以死勤事者獨朱中丞耳吾當從其後亦死之馮豫具遺疏勸收人心培節義收人心在愛民力愛民力在拔廉官又作書與金鉉別且戒子弟當讀經世書呂新吾呻吟語不可不讀疏上二日而都城陷之馮死時甲申三月十一日也



外史氏曰寇犯山西破城郭下郡邑朝廷親信內臣  
 輒入騶迎降而先生獨慨然與城俱殉以報國家數  
 百年養士之隆可謂不愧理學科名矣

東林列傳卷八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

霽載陽

全較

蔡世英偉人

范景文傳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  
 當逆璫煽焰時景文請告林下凡東林諸君子遭逆



陷害景文家去京師甚近無不使人陰爲周全或走書當事力爲排解如周順昌懸球追比景文變產資之不足則遍告同志以爲助及爲執政莊烈皇帝惡臣下各持門戶言官多廷杖竄逐景文從容解救以此諸賢得不死者甚多所薦皆東林賢士柰同政者俱小人多掣肘居私室必浩歎長吁憂篋於晷無日開也甲申二月入閣寇逼召對平臺景文對曰聯絡人心堅守待援此臣所知他非敢議上曰君死社稷朕志已定卿言是也三月十八日賊攻彰義門太監

已謀內應迎賊矣景文值宿內閣十九日早方詣中左門請見而宮人倉皇出走問之曰王太監隨駕南行矣遂趨朝房賊騎克斥家人勸易服歸寓矚駕爲去就景文曰駕出不與聞今將安歸給之出朝房遂自經家人復入而釋之景文曰此非爲我也因至五顯廟草遺疏畢旋賦詩有翠華迷草路淮水漲烟澌之句蓋誤宮人之言以駕出必幸金陵呼一家人隨至馴象所望闕再拜遙拜先隴顧家人曰翌晨收我遂投雙塔寺劾龍象庵古井中死年五十九妻某氏



先。繼。死。福。王。立。南。都。贈。太。傅。謚。文。貞。我。朝。亦。予。贈。謚。外。史。氏。曰。先。生。當。國。命。垂。絕。之。時。而。拜。相。繼。有。經。天。緯。地。之。才。亦。無。如。之。何。矣。然。而。見。危。授。命。殺。身。成。仁。可。謂。能。擔。荷。萬。古。綱。常。千。秋。名。教。者。矣。

倪元璐傳

倪元璐字玉汝浙江上虞人生而穎異弱冠舉於鄉天啓二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尋授編修與少詹事黃道周同名時逆璫魏忠賢用事獻婚者至以忠賢享馨宗配食孔子七年元璐典試江西獨以皜皜乎不可尚已命題逆璫恚甚會烈皇帝御極而璫敗故免海內益以此重之璫既磔死餘黨猶踞要津欲禁錮林下諸賢乃力攻東林又創為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目以一網清流元璐憤甚抗章極論首為



上別白言之其疏曰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錯之道乖臣見在廷章奏凡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直彈呈秀者又邪黨乎哉夫東林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者大都樹高明之幟而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獯則不可其所援引者卽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中實有謝華撫其若脫置黜陟於不聞泊然無營君子者也今日邪黨則無不邪黨

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五虎五彪之徒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克此不得不然之心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已悖矣末復言韓爌文震孟當用書院當復疏奏上未納而逆黨御史楊維垣力詆之元璐復疏曰臣前



疏所陳正爲臺臣楊維垣而發也。陛下明旨一則曰：天下爲公，再則曰：化異爲同，三則曰：分裂門戶已兆治徵，而維垣必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陛下於韓爌則曰：清忠有執於文震孟，則曰：起用而維垣必曰：爌非賢，震孟不良，陛下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爲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以臣爲謬也。維垣謂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推李三才而緩熊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參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戍擬崔呈秀之高攀龍乎？且魏忠賢之窮凶極惡，而維垣猶稱

之曰：厥臣公，厥臣不愛錢，厥臣爲國爲民，况五虎五彪律當處斬，而法司初擬止於削奪，不幾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於推三才寬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韓爌，夫爌昭然抵觸逆璫，抗疏嬰禍之跡，而加以關說罔私，莫須有之言，已非篤論矣。卽廷弼一事，爌條旨僅免一臬，未嘗赦之也。廷弼行賄之說，逆璫造此以殺楊左諸人耳，謂移宮一案無從蟻以受賂，於是改爲封疆四出，追比此天下所共知，維垣奈何尚守是說。



乎。至於不附紅丸及孫慎行君子之論，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較之王之寀不侔，議雖深刻，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夫董狐不爲沽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著聞，以叅沈淮忤璫而譴斥，震孟以薦紀削奪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至於破帽策蹇，傲蟒袍馳驛之人，此何可譏。夫刑賞出於朝廷，而榮辱因之，當時則忠賢之刑賞已耳。維垣亦思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躡級者，誰爲

榮辱，抑宮保橫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抵罪之耿如杞。自此意不明，於是乎相率爲頌德生祠，呼公呼父，而不顧可勝歎哉。而維垣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人，前則峭直，後則寬和，若詆之爲婪取多藏，則猶之稱厥臣不要錢云耳。臣雖斬首穴胸，不敢聞命也。故謂都門非聚講之所，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意，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也。可謂聚講或有邪謀，必不可且逆黨當日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以箝學士



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爲自元標以僞學見逐而  
逆璫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讓宣尼使講學  
諸人而在豈至此哉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  
力詆臣矯激假借兩言夫臣正爲今之詆真狂猥爲  
假名義者言之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爲頌  
德生祠呼公呼父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  
不公不父豈不賴此人哉維垣以至抑揚之詞爲一  
成之論而謂臣大謬臣益不受也維垣又謂必小人  
待其惡稔乃攻而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惡

稔其壞天下事不知凡幾殺天下正人不知凡幾雖  
攻而去之不巳晚乎卽如崔魏之惡稔久矣使不遇  
聖明誰攻而去之哉維垣始終以爲無可奈何爲附  
璫者解嘲設或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璫諸臣亦  
無可奈何而舞蹈稱臣焉又令逆黨以兵劫諸臣使  
爲叛逆諸臣亦無可奈何而卽從叛逆可乎維垣又  
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夫品節貞邪試  
之於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  
之逐之者正人也  
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



勁節不阿。或逐或奪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奈何不取法於此乎。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其纖悉之瑕。而徒欲與逆黨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人才不可不借。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衆議不可不集。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不可奉以爲經。守之不失。願維垣之熟計之也。疏入報。可。海內傳頌以爲名言。已。又上毀三朝要疏其略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

三案起於清流。而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固可兼行。而其書則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與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墳簞。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



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  
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  
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名要典以之批根今日  
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  
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  
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  
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卽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  
有毀之而已書奏從之時已遷侍講再轉左春坊右  
中允七年上初重武闈始廷對行傳臚禮榜已放上

疑考官不公逮繫在事諸臣盡斥其中式者命元璐  
副左庶子方逢年爲主考再試畢元璐獨疏救被繫  
諸臣上亦不罪明年補日講官時上已罷韓爌劉鴻  
訓而相周延儒溫體仁體仁數以朋黨擠羣臣會黃  
道周救罪相錢龍錫斥外元璐疏請以已官代道周  
又請召還府尹劉宗周以此益爲當事所柄鑿又上  
制虛制實疏以譏切時政其論端政本有曰勿以大  
猷付之悠忽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其胸好  
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



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意，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理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讐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其論伸公議，又曰：吏部左侍郎張捷舞智佞奸，致激羣論。凡彼死灰竭計，惟幸家國多凶，所以向者盛傳勾敵之謀，已而卽有邊才之薦，不觀袁弘勛以訟楊賈禔，勘潘國楨以薦劉詔承刑，何獨於今衆惡必察，且昔年逆案之定，聖意本以弭爭。故如鄧英持正，尙云違旨鑄官，豈以張捷背公終聽醜顏，就列體仁輩深啣之而上。

獨重其言，懸之御榻，以備省覽。八年，流賊犯祖陵，上下詔罪已。元璐復上，蠲七年以前逋賦，及改拆東南雜解，疏上皆允行。陞國子祭酒，復祖制貢士積分之法。體仁知上意向元璐，力謀所以去之，乃授意勲臣劉孔昭借冒封典，劾元璐禮部尙書姜逢元工部侍郎劉宗周等疏爭之。體仁竟擬旨削元璐籍，上改冠帶閒住家居七年。特起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母老辭，有旨敦促。時京師戒嚴，元璐長跪告母曰：自瓊州公以來，再世祿食。今天子有急，奈何！其



母裂所衣襦示之曰爲爾旃也。豈曰無衣。元璐乃毀家召募得數十人。及其弟瓚率家徒佐之。可數百人。趨淮上。問淮使者覓鹽徒爲助。無有應者。乃身率十騎持滿夾趨衝險出濟北。十餘日達京師。上聞之甚喜。曰固知是吾倪講官也。卽日召見條奏守禦之策。悉備隨以劉超就擒叙功。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當是時上注意元璐甚切。行且旦夕入閣而陳演欲攘首揆乘延儒視師構成其罪。又慮元璐大用。乃入告曰天下不治由兵農不合。今廷臣可任者惟倪元

璐馮元颺耳。使元璐爲大司農。元颺爲大司馬。彼此參合不日可治。上心然之。卽日以元璐爲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與元颺分部治事。五日之間三承召對。元璐以浙人例不爲戶部。辭不許。召對中左門。諭曰朕知卿久矣。勉爲朕任勞。又曰古帝王致治不過數人。周四友漢三傑。高皇帝用劉基宋濂亦一二人耳。朕專倚卿可坐致太平。元璐念太平非司農可致。固辭又不允。因進曰皇上必欲用臣。敢陳三言。一期與兵部通盤合算。先准餉以權兵。因准兵以權餉。被



東林列傳 卷八  
兵之區。餉不可問。敗軍之壘。兵亦銷亾。彼此相權。則數清而用足。此實做也。一。小生小節。無益於數。須求一舉而可得數十百萬。又必有利於國。無戕於民者。銳意講求。以圖有濟。此大做也。一。謂陛下以堯舜之心。孔孟之術。而責治於司農。特命儒臣講官爲之。豈宜或出於培克權宜之策。臣願以仁義爲根本。禮樂爲權衡。苟政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蠲所必蠲。賑所必賑。總奉陛下安民一言。以彰聖學於天下。此實做也。語未畢。上歎曰。卿真學問之言。根本之計。元璠

既退。首定差規。抑奔競。薦保舉諸生。蔣臣爲本部司務。以任綜核。先是軍興。正賦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餉。條目繁而胥吏易以爲奸。元璠請併三爲一。官民便之。又請盡罷催餉科部差員。及侍郎專以歲計責成。撫按又做宋朱熹義倉舊法。而反其五累。以備凶荒。時當極弊之後。盡力補苴。而度支終絀。乃請以軍籍餘丁輸粟。改民籍。免其勾補。可得千萬。民亦樂從。上不聽。保定巡撫徐標請復開中之法。元璠奏。先於都城開引十萬。亦未及行。會西人湯若望以開礦



造鈔迎上意而陳演與中官力主之又周延儒吳昌時賍銀各鉅萬朱大典贖鍰四十萬上命中官王坤與給事中韓如愈馬嘉植辜朝薦啣勅催解元璐皆危言激論請收成命上爲罷遣坤餘如故造鈔之役復遣中官採乘穰於三吳元璐又與閣臣蔣德璟交章爭之乃止在部凡十閱月事關利害無不加持皆此類也而噂沓者日甚陳演授意閣臣魏藻德密讒於上曰元璐素工文詞錢穀非其所知宜撤還講幄十七年二月詔解部務以原官專直日講元璐笑曰

此吾志也一日進講生財有大道上疑其諷刺輒詰曰今國用匱絀至矣生之者衆爲之者疾何所措手對曰陛下聖明不妨經權互用臣儒生止知因民之情藏富於國耳上不憚而罷元璐不懾亦不引謝明日上諭閣臣曰故事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疇昔之言是吾過也方元璐初直講時敷陳詳雅上無不前席傾聽嘗講尙書說命值體仁侍側語譏其徇私背公上拂然抵書盡幾端叩首上視元璐抒辭益朗頃之上卒頰就案霽容聽受焉其忠憤爲上所容納又



如此當流賊之起也。惟事剽掠，攻陷城邑，輒棄之而去。議者憂其飄忽難制。元璐獨曰：此猶流水，其害不蓄。倘令雄踞大都，按兵四出，本計一定，不可復禦矣。已而李自成據襄陽，進取唐鄧，規畧大河以南。將北渡，張獻忠自安廬西入，靳黃窺武昌，以爲聲援。元璐謂：二賊當離之，使不相及，乃可專加以圖自成。自成授首，取獻忠直易事耳。又大帥左良玉以縱掠荆楚，心懷兩端，宜薄誅往咎，厚責成功。於是與樞臣元颺合謀，白上命鳳督及淮皖鄭豫諸撫臣畫疆自守，以遏賊爲功。進秦督孫傳庭尙書督師，率諸將分道南下。勦自成命左良玉沿江左右，伺便進擊。以是傳庭拔寶豐唐邾，進逼襄城，而良玉亦收復承天及荆襄諸屬縣。會傳庭乘雨出關，爲賊所乘，諸軍盡潰。傳庭死，自成乘勝長驅，遂陷潼關。事聞，元璐撫膺大慟，曰：嗟乎！垂成之績，隳於一旦。天下事安忍復言。猶請手詔秦晉二王，如能任殺賊，卽假以大將權。如遜不知兵，使悉輸所有給戰士，毋齎盜云。詔未達，而西安已陷。自成遂有全秦，舉兵向關。及上命李建泰出師復



申河防三議。又陳救時三策。惜乎其無及也。賊至宣府。繞出真定。急請太子撫軍而南。如宋康王故事。不聽。請以六十金募一士。得五百。敢死。可以潰圍。召勤王師。章上未發。而城陷。元璐聞賊入。束帶稽首北謝。天子南向別母畢。命酒酌。所懸關壯繆像前。酌盡數。扈出就廳事。援筆題案上曰。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歛。暴吾尸。以志吾痛。遂縊死。南都立國。贈太保。吏部尙書。謚文正。我朝詔卹明季殉難忠臣十五人。元璐爲首。諭祭。易謚文貞。賜地七十畝。命有

司春秋致祀。元璐才高而常若不足。士有尺寸之長。極意推揚。必使上達。尤精於易。與黃道周角立成家。而通權達變過之。所著有倪易。應本代言奏牘講編。樞計奏疏若干卷。

外史氏曰。先生當啓楨之朝。昌言岳岳。能使羣奸破胆。宵人屈服。每一疏出。如撞晨鐘。崇禎元年三疏。其最著者矣。烈皇帝每得其疏。置之屏間。出入瞻誦。以爲偉人。不可謂不遇矣。諸臣陰譖之。而陽奉之。引孝宗用劉大夏戴珊故事爲比。夫以烈皇帝十七載之



知不能使一詞臣進於咫尺以五日三召之勤不能從講幄致其勘亂之功卒至君臣同殉社稷嗚呼豈非天哉夫天之生小人也奸謀詐智令人叵測如楊維垣者小人中之鬼蜮也當甲申思宗殉社稷彼卽聲言死難置酒高會隣佑謝別今生辦三棺於庭謂與二妾同死黑夜挾妾以遁明日其子麻衣冠哭告左右居人詐稱父已殉國矣詎維垣至半道爲讐家擊殺挾其二妾去然天下皆信其爲殉難者矣嗟乎小人之欺天欺地欺神欺鬼欺已欺人直如牛鬼蛇神而不可測安得不破人家國哉



金鉉傳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以北京留守衛籍舉天啓丁卯鄉試第一人崇禎戊辰成進士時年十九自以為不習吏事請改教授日集諸生講濂雒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被服造次居然老成人比之胡安定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時上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彝憲等旋用事奉勅總理戶工兩部錢糧建別署鉉曰此天下存亾之機也奈何諫忠賢復任一忠賢乃抗疏言彝憲既有獨踞之庭必強二部郎官匍匐進



東林列傳 卷八  
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謁尙書儀註見復上疏爭之旨諭金鉉不得過激時彝憲意甚得與其黨議接待郎官禮或曰視尙書當稍倨彝憲曰吾當稍恭而待金鉉倨耳鉉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彝憲堂卽屬彝憲假子毋許入孔子廟於是諸郎官詣尙書各請以公事出至期彝憲升堂黃衫緹衣倡贊畢但見吏不見郎官待至午不至彝憲恚甚曰避金鉉不卽來耶命小監竊伺門外望扇導來卽報

已而馬蹄前後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慚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誣指十八位無火門劾以故悞軍機曰必殺鉉會尙書力爭僅削籍歸家居與其弟綜以讀書爲事尤善易學初號在六至是自題所居曰狷菴嘗讀程朱書謂古今學脉之正無出乎此壬午冬上御文華殿命科臣舉清官以孫承澤薦起金鉉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甲申二月寇從蒲州渡河晉省全陷宣府告急上使太監杜勳監視鉉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



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不聽至三月寇至杜勳同總兵王承胤迎降之馮果死因哭語其弟鏞曰今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旋哭我也未幾寇犯京師薄彰義門城下鉉急點禁兵歸謀匿母母章氏年八十矣哭告母曰鉉守皇城城亾當與俱亾今日從母乞此身母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我命婦與汝偕勉之汝魂歸當會我井中趨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之鉉行至御河橋衣朝衣望闕拜又望寓拜母卽投御河投井妾王氏隨之俱死鏞歸收葬畢哀號數日亦死死僕奔告其母母曰孝哉鉉會我井中矣急正冠帔

井中是年南都卹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著有語錄傳於世學者稱狷菴先生外史氏曰氣運至崇禎甲申窮矣先生挺然以節義自持甚而母子兄弟及妾咸歸於仁爲綱常名教光讀其太夫人相別之言凜然千古猶生也嗚呼



馬世奇傳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崇禎辛未進士以庶吉士授編修丁丑會試同考己卯典江西試取拔多知名士已而奉勅諭山東江西湖廣諸藩悉却餽遺甲申遷左春坊左諭德時寇警孔亟上數召廷臣問計世奇奏目前要着在收拾人心而收拾之方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上以其言論兵部勅行之三月十九日京城破世奇心計上必死社稷沐浴更衣捧勅印北向叩頭謝恩南向遙拜



毛太淑人同妾朱氏李氏闔小室自經賊騎闖入四顧蕭然太息而去諸僕伺間排闥窺之世奇與李復甦而朱已絕矣僕許達等環泣曰奈太夫人何世奇叱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達又曰聞天子亦南幸曷少從容乎世奇曰皇上必不南何給我爲手書約同年成德同死夜檢書籍所存詩文等二十餘冊俾僕携歸寄一函於弟世名一函於子壬玉次日有同朝數人來寓勸勿死世奇曰吾意已定公等休矣妾李哭而前曰妾死三前乞主欽妾妾不後死乃乞紗帳先

經死世奇命市三木以二殯朱李指其一曰以此殯我因謂諸僕曰吾受國恩十三年矣自祖及孫者四世今國破君凶分固應死益以二妾天之與我厚矣歸語吾兒謹事太夫人揮僕出題壁曰馬世奇同二妾殉此遂左手握椅右手撫几正襟端坐縊死世奇豐頤玉色皎皎如祥鸞彩鳳自少篤志嗜學好推獎後進嘗曰處世宜存生機勿萌殺機居官宜尋退步勿爭進步方差諭諸藩宴楚府湖廣提學王永祚乘間言曰尙有兩郡新案未發世奇若弗解者荅曰此



主司盡心之日也。使客曷聞焉。永祚慚而退。及過江。西提學侯峒曾自負衡鑒。揚言歲試黜劣卷四千人。世竒大駭。曰：一試黜士四千。得毋過當乎。彼孤寒不幸。遭此無論絕進路。且永失館穀矣。峒曾跼蹐曰：案已發。奈何。世竒因教以覆試拔等之法。於是收復者過半。丁父艱。日蘇州推官倪長珩。其門人也。欲以罪贖三千金助喪。世竒辭之曰：蘇方大飢。留此賑民可也。長珩又請以羨金三百犒從者。金至。立命以原封送錫庠。供修葺。費其他取。拔知名士如龔廷祥。堵胤

錫蔡鳳。咸勲也

上漢高發祥。劉渤。劉日杲等皆先

後死節。不愧師門云。福王稱號南都。贈禮部右侍郎。謚文忠。我朝改謚文肅。賜祭一壇。祠田七十畝。外史氏曰：先生當國家淪喪之時。從容赴死。不肯有所瞻顧。其諸門人先後死節者。不一其人。皆先生一人倡之也。俾三百年之綱常名教。不墜於社稷淪亾之後。所係豈淺鮮哉。



東林列傳

卷六

三





